

聖嘆批宋文

聖嘆外書

天下才子必讀書
定價每套洋兩圓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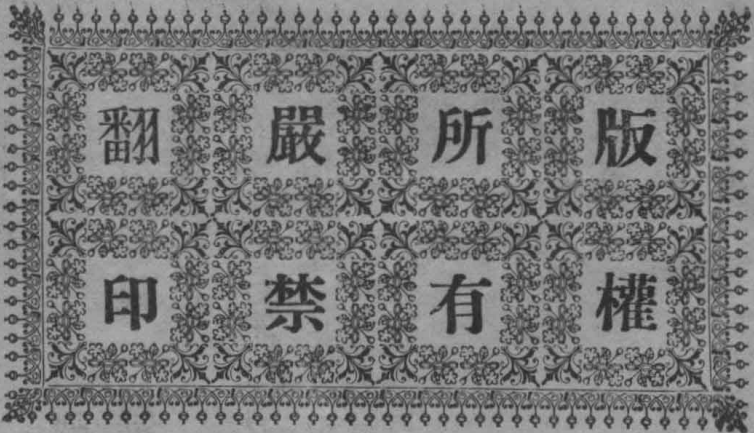
天津日租界有正書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十三目

宋文

歐陽修

梁太祖論

一行傳論

宦者論

伶官傳論

朋黨論

縱囚論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答吳充秀才書

送楊寘序

梅聖俞詩集序

春秋或問

讀李翱文

秋聲賦

醉翁亭記

豐樂亭記

眞州東園記

祭石曼卿文

梁太祖論

歐陽修

用筆如俠客飛刀插屏。用力過猛。刀已透屏。其靶猶連動不已。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

斗奮奇筆

議者或譏

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

秋之志爾。

斗接奇筆

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

者。衛公孫剽逐其君伋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斗奮斗接。只謂大奇。及至說來。却甚平正。真是史局大手。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

于此見春秋之意也。

筆筆奇。筆筆確。筆筆斗。筆筆辣。

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

後善惡明。

忽提筆

夫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

筆硬如鐵

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

篡也。書其篡。

筆硬如鐵

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

筆硬如鐵

必使爲君

者。不得掩其惡。狀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

筆硬如鐵。○看他硬筆。疾斫而入。有何堅

勒不斷。

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

忽頓筆。○一論已畢。下爲餘波也。

桀紂不待貶其

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于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

辣筆硬筆後文作

軟筆閒筆。妙極文致。

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狀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前舊筆奇。此結筆又奇。奇在其氣。不在其字句。細細讀之。

一行傳論

歐陽修

史公伯夷傳。低昂屈曲。自是千古絕調。此論低昂屈曲。乃遂欲與抗行。斯爲翰林之一奇也。

○伯夷低昂屈曲。妙於孤憤。此又妙於悲涼。又各自極其致矣。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

下弑君弑父。已盡此二字。

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

自當此之時至此。凡用三十三字成句。

不得讀斷。一讀斷。便通篇文態都尋不出。

皆是也。只下三字一掃。

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

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

一路低徊尋思。乍信乍疑。妙絕文態。

○此段先疑其何以無。下段再又尋

思。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狀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

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

此段又信其必然有。下段再又尋思。

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

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

此段尋思古人尙然不彰。

況世變多故。

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

此段尋思必是泯

沒。不是無人。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此段尋思傳記又多散落是何等文態狀僅得

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狀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邀張薦明。何止鄭君張君悲哉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

吾得一人焉。曰石昂。何止石君悲哉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何止程君悲哉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

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狀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何止李君悲哉作一行傳。

宦者論 歐陽修

看他只是一筆。猶如引繩環環而轉。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分出。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此先總挈二句。下轉寫轉入。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

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此第一筆。下再轉入。待其已信。狀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此第二筆。下再

轉入

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

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此第三筆下再轉入。勢孤則懼禍。

之心。日益切。此第四筆下再轉入。而把持者。日益牢。此第五筆下再轉入。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

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此第六筆下再轉入。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

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此第七筆下再轉入。謀之

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此第八筆下再轉入。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

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第九筆自前蓋其二字起至此。

只是一筆轉寫轉入而成。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此方總兜一句也。夫為人主者。重

提筆。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此特原之正復切戒之。夫女色之

惑。又提筆申前深於女色一句。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之而去。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

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此最深切著明。可為痛戒。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

戒哉。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只是一低一昂法。妙於前幅點綴。又穠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如

此筆態。何遽遜子長。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

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

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先綴一事。方

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一昂。

妙妙。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

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一低。妙妙。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一頓。抑本其成敗之

迹。而皆自於人歟。又一頓。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始出

手斷定之。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再昂。仍用方其字。妙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再低。仍用及其字。妙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

人也哉。再出手。嗟歎不盡。

最明暢之文。却甚幽細。最條直之文。却甚鬱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躍鼓舞。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不怪朋黨。只與提出人君。大識力。大筆力。

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狀之理也。

先平寫。下忽狀側寫。筆如鷹隼。

撇振。

狀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側寫撇振。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

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說盡。君子則不狀。疾轉。

所守者道義。所行

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

也。

亦說盡。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只與提出人君。

堯之時。小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凱。

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證一。大奇文。

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

稱美。更相稱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證二。大奇文。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

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狀紂以亡國。

證三。大奇文。

周

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證四。大奇文。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

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狀已無救矣證五大奇文唐之晚年漸

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證六大奇文

奇文連引數證一段奇是一段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狀皆亂亡其國奇奇看他忽狀作倒捲之筆更相稱美推讓

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狀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

稱舜為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

之多且大莫如周狀周用此以興者蓋人雖多而不厭也奇奇看他倒捲文參差變化不作一樣筆夫

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只與提出人君

縱囚論歐陽修

此論有刀斧氣橫斫堅斫畧無少恕讀之增人氣力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先立二句如二壁對插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

甚者也懸指所縱之囚甯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囚之自歸○再

立二句又如二壁對插○看他更不作一餘筆相繚繞只此四句如四壁對插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

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入事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下一斷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下一斷此豈近於人情哉。兩斷大

力一收。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

之速有如是者矣。腐生必有之論不與駁出必不得暢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妙妙不用駁語却

反與劈手一接最奇筆。○言太宗為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也。快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

以縱之乎。寫盡醜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寫盡醜夫意其必

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快筆辣之甚駭之甚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快筆辣之甚駭

之甚。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快筆辣之甚駭之甚烏有所謂施恩德。上與夫知信義。下者哉

斷盡更無人可得戲翻。不狀太宗施恩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妙妙而

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妙妙此又不通之論也。反覆再斷更無人可得戲翻狀則何為而

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句而又來。句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此只是戲論然與腐生語不

可不如。然此必無之事也。急斷正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

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聖人復起不易此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

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另筆結出正論。却判盡太宗。

上范司諫書歐陽修

嚴意行以寬筆。嚴故聽者竦仄。寬故讀者愉樂。如起手借寫賀字。因輕提七品官字。已而忽狀陪入宰相字。中幅點綴洛中士大夫字。後暢發陽城有待字。末又廻護當今無事字。皆是一意要他聽者竦仄。而不謂今日讀者。乃反大得愉樂。則只爲其行筆處處寬寬然也。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輕輕起。司諫

七品官耳。七品官三字提頭。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繫焉。便借上輕輕所起一賀字。只管跌入。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

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

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

雖卑。與宰相等。輕輕將七品官三字提頭。却斗陪入一宰相。發出如許暢論。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

狀宰相曰。不狀。坐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先寫宰相。只是陪。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

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正寫諫官何等榮耀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東言行道亦行也再東○暢極矣不可不東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

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此是轉筆發下甚可懼一句乃另起不承上然宰相九

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妙妙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妙妙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妙妙君

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妙妙○其斯為規切之言豈真相贊賀耶甚可懼也四字

東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再東○本意在此處不

可不東○完七品官三字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

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狀始入范君看他無中生有不局促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

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無中生有為下作勢拜命以來

翹首企足此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耶將執事有待

而為也曲折申意筆意矯矯已下只破有待而為一句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

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狀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又引韓譏陽城發暢論當

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

耳。陽城事。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一。叛將強臣。羅列天下。二。又多猜忌。三。進任小人。四。

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文態低昂宛轉。

想見先生走筆甚喜。

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

塞其責。筆筆低昂宛轉。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筆筆低昂宛轉。

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筆筆低昂宛轉。

想見先生甚喜。

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又廻護當今何等細到。狀自千里。詔執事而拜。

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狀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

諫之明也。筆筆低昂宛轉。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一折。及用也。又曰。彼

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一折。得言矣。又曰。我有待。一折。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

哉。嬌嬌狀。凡六十字作一句。此是何等筆墨。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收後幅。懼君子百世之譏

收前幅。

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收中段。則幸甚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歐陽修

此卽昌黎送孟東野序藍本所出也。雖遜其逸宕。然起伏整散之法。乃全似矣。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先發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次以詩書易春秋爲證。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又以荀孟爲證。其次

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又以屈原爲證。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

文辭以傳。又以賈董司揚爲證。繇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

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

而大行也。又以諸不傳者爲證。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中間忽作結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先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

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

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又忽作評斷。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

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

所載之在文也。又以唐諸文臣爲證。若斷若續。最弄筆態。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

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又作結束評斷。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

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入正意。宜其言之所

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曲折自喜之甚。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

沒之。曲折自喜。抑有繇也。曲折自喜。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重發論。前發論是一傳字。此重

發論是一待字。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詩書易春秋待。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荀

孟屈待。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

紀次者而傳。漢之徒待。○看他筆墨段段變換。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

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此行卸到王樞密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

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收得精神之甚。謹以家集若

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序。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卓然有主於胸中，而筆底又能行之以清折。看他筆筆清深，筆筆曲折。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

數百言耳。寫得奇妙。惟司馬子長寫來有此奇妙。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